司馬文正公集

LIBRARY
NOV 10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84
A1
1744
v.11

二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三十八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三十六

舉張舜民等充館閣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二十四日准尚書省劄子准二十二日詔書節文執政大臣宜各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臣竊見奉議郎張舜民材氣秀異讀書能文剛直敢言竭忠憂國通直郎孫準學問優博文辭宏贍行義無缺久淹下僚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劉安世才而自晦愿而

有立力學修已恬於進取其人並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取進止

五月三日尚書省劄子光所患已安惟足瘡有妨拜跪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省治事

辭三日一至都堂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覩中書省錄黃今月二日奉聖旨以臣所患已安惟足瘡有妨拜跪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者

臣聞命震恐無地自處竊念臣臟腑雖安飲食如故但兩
足無力瘡口未合步履艱難拜起不得以此未果朝參至
於數日一至政事堂乃唐世以來宿德元老高年有疾朝
廷尊禮特降此命豈伊微臣所敢倫擬況臣自正月二十
一日請朝假至今百三十餘日豈有未見君父輒赴省供
職況臣於病中除左僕射雖累具劄子辭免未蒙開允仍
蒙就家賜以告身亦未敢祗受方俟入覲天顏面陳至懇
豈可遽治尚書省事伏望聖慈俟臣步履有力拜起得成
參假了日與諸執政一例供職貴於微軀差得自安所有

今月二日指揮乞賜寢罷取進止

內降付中書省許肩輿至內東門扶掖入對小殿

辭入對小殿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二日聞有聖旨令臣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起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臣以恩禮太優不敢輒當尋具劄子辭免今月四日又覩中書省錄黃奉聖旨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仍令閤門告示許肩輿至內東門外令男扶掖至小殿引對特免起居令引見前一日聞奏如此則禮數愈重尤不敢

當臣竊惟富弼三世輔臣德高望重神宗皇帝想見其人故特制此禮乃自古所無顧臣光何如人敢與爲比況親屈乘輿特御小殿以臣勤君其罪至大縱陛下優惜而天威咫尺恐隕越隨之似此異數臣決不敢受只候垂簾日於延和殿引見并乞上殿然事有不得已者雖知僭越不得不承順聖恩臣卽目上下馬未得及足上有瘡深惡馬汗欲乞如今聖旨許權乘轎子出入及入內至常時下馬處下轎子叉臣兩足無力若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欲乞今來入見及將來每遇入對並權許令臣男康入殿

遇拜時扶掖候痊安日皆復舊規如此則曲成之仁已踰於天地非臣隕身喪元所能報塞所有其餘恩禮並乞寢罷取進止

三省同奉聖旨令乘轎子至崇政殿門外於延和殿垂簾日引對餘並依前降指揮

辭男康章服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久在病假今月十二日於延和殿入見并辭免新命以兩足無力拜起不得聖恩特許令臣男康入殿扶掖臣既不得請臣男復賜章服父子忝竊誠不自安所有臣男恩

命乞賜寢罷取進止

乞與諸位往來商量公事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近奉聖旨許臣乘轎子三日一次至都堂聚議伏緣三省樞密院各有職事難以臣故必令三日一聚議檢會去歲曾有指揮遇假日有公事許於東西府聚議其東西府近北舊有便門臣欲乞於近南更開一便門臣今緣足疾未愈乞遇假日或日晚執政出省後有司合商量公事許乘小竹轎子往諸位商量其執政有欲商量公事者亦許來臣本位更不一一奏聞所貴論議詳盡事無留滯取進

止

乞進呈文字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奉聖旨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又許肩輿至內東門外令男康扶掖至小殿引對臣以恩禮大重不敢輒當只乞於延和殿引見以兩足無力若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乞令來入見及將來每遇入對並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奉聖旨令乘轎子至崇政殿門外於延和殿垂簾日引對餘並依前降指揮臣今月十八日合至都堂遇其日垂簾臣欲隨執政赴

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竊慮閤門以前來聖旨
有免赴起居字及只云三日一至都堂後來聖旨無將來
每遇入對並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字不聽臣及
男康入殿伏望聖慈傳宣閤門十八日許臣隨執政赴延
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
掖仍自今後每遇入對並乞准此取進止
中使徐湜封還傳宣聖旨且令入都堂尚書省門下省
治事所有入殿起居且頤養筋力直候秋涼引對所有
元上劄子令却令封還并賜食二合

乞進呈文字第二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十六日曾具劄子奏乞於十八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尋蒙聖恩差入內東頭供奉官徐湜封還仍傳宣且令入門下尚書省治事所有入殿起居且頤養筋力直候秋涼引對此乃聖恩憐臣疲羸恐不堪勞若欲且就安逸雖父母之愛其子恐不能如此之備臣隕身喪元無以爲報然臣既叅假治事若不以時入對面盡愚忠少裨萬一則與未叅假時無異所以區區陳請不能自已臣今欲再乞於二十六日隨執政赴延和殿

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臣至時自度若筋力委實不能支梧卽乞如今來聖旨且只入門下尚書省治事候筋力稍完再有陳請若且可以支梧卽乞每遇垂簾日計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進呈文字仍乞傳宣閤門日今後每遇臣入對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取進止

乞進呈文字第三劄子

臣自前月十二日參假以來兩曾具劄子奏乞隨執政官於延和殿進呈文字皆蒙聖恩遣中使封回令候秋凉陛下矜愛微臣誠至深至厚然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宰

相宰相之職在輔佐天子謨明萬幾朝夕在前啓沃獻替臣自閏二月二日降麻除左僕射屬在病假至今未嘗得一日與諸執政至簾前參陪國論雖許投進文字然中心委細無由一一面陳陛下徒憫其衰病欲使便安於一身不若使之竭盡愚忠庶幾有補於天下臣爲私計豈不願宴安在家若顧公議豈得內無愧懼竊恐上則失陛下所以擢用臣之意下則失微臣忘身徇國之心況以先奉聖旨權免前後殿起居朝會之勞什減七八臣自體當近日以來病勢亦似更減步履比曏時稍輕但兩足少力若無

人扶掖則全拜不得令不免冒犯無厭之罪伏望聖慈特
降指揮令臣每遇殿上問聖體及謝恩等合拜之時特令
免拜若在殿下常起居許令臣男康扶掖仍乞傳宣閤門
每遇臣入朝許令臣男康隨入殿門如此則於臣羸病之
軀優假已極於公家之務亦無所廢臣今欲乞如臣前奏
於今月八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
取進止此劄子若降付三省再假進呈則八日以前皆值假故不坐八日入朝不及如允臣所奏乞直批降
指揮
依奏

乞進呈文字第四劄子

臣近曾三次具劄子奏乞與諸執政赴延和殿進呈文字皆蒙聖慈遣中使封還云候秋涼雖天恩矜憫隆厚無窮然臣旣待罪宰相豈可不於簾前參陪國論況今已立秋兼臣自體當得筋力差勝於前可以枝梧只是無人扶掖全拜起不得欲乞如臣前奏候垂簾日許令與諸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同進呈文字幷乞特降指揮自今後每遇臣入對許令臣男康隨入殿門取進止聖意若不欲批指揮即乞降赴三省

乞赴延和殿常起居劄子

臣昨乞自今後遇延和殿垂簾日赴起居奏事蒙聖恩依

所乞爲足瘡所有起居等宜特與權免拜及令男康扶掖入殿者臣若得男康扶掖實可以拜起臣旣久不面天顏豈有全不拜之理欲乞每遇延和殿垂簾日與呂公著同班常起居取進止

乞官劉恕一子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覩祕書少監劉攽等奏故祕書丞劉恕同編修資治通鑑功力最多比及書成編修屬官皆蒙甄錄惟恕身亡其家獨未霑恩門戶單露子孫並無人食祿乞依黃鑑梅堯臣例官其一子臣往歲初受勑編修資治通鑑首先奏

舉恕同修恕博聞强記尤精史學舉世少及臣修上件書其討論編次多出於恕至於十國五代之際羣雄競逐九土分裂傳記訛謬簡編缺落歲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所以攽等衆共推先以爲功力最多不幸早夭不見書成未死之前未嘗一日捨書不修今書成奏御臣等皆蒙天恩褒賞甚厚獨恕一人不得霑預降爲編戶良可矜憫欲乞如攽等所奏用黃鑑梅堯臣例除一子官使其平生苦心竭力不爲虛設取進止

乞不拒絕西人請地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近具劄子奏乞於今月八日隨執政延和殿進呈文字復蒙聖慈遣中使封還令依前降指揮臣不敢再三固違聖旨然臣區區之心所以欲於八日入對者竊見夏國宥州有牒稱已差人詣闕計會所侵疆土城寨竊慮其日進呈上件文字此乃邊鄙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本不可不察臣自今年二月初以來累曾上言乞因新天子即位西人恭順之際早下詔書赦其罪戾待遇如故如此則控縱在我天子之體正休兵息民夷夏之心安不幸虜人有一語不遜一騎犯邊則此詔不可復下無何臣在病假不得

面諭人心不同為衆所奪日復一日遷延至今虜先遣使來直求侵地指陳兵端辭意寖慢前所議詔書已不可下矣既失此機會卽日使至應答亦難若悉從其所請則彼益驕而無厭若悉拒而不從則邊患由此而起今就二者之中寧為百姓屈已少從所請以紓邊患不可激令憤怒致興兵犯塞以困生民所以然者靈夏之役本由我起新開數寨皆是彼田今既許其内附豈可猶靳所侵地而不與彼必曰我自天子新卽位卑辭厚禮以事中國庶幾歸我侵疆今猶不許則是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彼小

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是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
爲國家之耻無乃甚於今日乎以小喻大譬如甲奪乙田
未請而與之勝於請而後與若更請而不與則彼必興鬭
訟矣此是非利害明如白黑臣竊慮進呈之際羣臣猶有
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不毛無用之地結成覆軍殺將
之禍兵連不解爲國家憂伏望陛下決自聖志勿聽浮言
爲兆民計文彥博輔佐四朝熟知虜情此可謂軍國重事
願陛下詢彥博以決之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三十八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三十九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三十七

乞以十科舉士劄子 元祐元年上 尋依此行

臣竊惟爲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稱職則萬務咸治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況於中人安可求備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弃之士臣誤蒙甄擢備

位宰相慎選百官乃其職業而智識淺短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賢所重寰宇至廣俊彥如林或以恬退滯淹或以孤寒遺逸被褐懷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狹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臣不勝狂愚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知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此科亦許鈐轄以上武臣舉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

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得於十科中舉三人非謂每科各舉三人謂各隨所知某人堪充某科共計三人其狀云臣竊見某人有何行能並須指陳事實不得徒飾虛辭位在上者得舉在下之人位在下者不得舉在上之人臣今保舉堪充某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謂若舉行義純固而違犯名教節操方正而佞邪險躁智勇過人而愚懦致敗公正聰明而私曲昏闇經

術精通而不能講讀學問該博而空疎牆面文章典麗而鄙拙紕繆善聽獄訟而寃滯失實善治財賦而病民耗國練習法令而屢致出入及犯正入已贓臣甘伏朝典不辭候奏狀到日付中書省擇勤謹吏人二人專切收掌仍十科各置簿書時抄錄年月日某官姓名舉某官姓名別置合舉官臣僚簿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遇在京及外方有事須合差官體量相度點檢磨勘刻剔催促推勘定奪則委執政親檢逐簿各隨所舉之科選差令試管勾上件事務若能辦集即別置簿計其勞績遇本科職任有闕若謂經筵或學官有闕即用行義純固經術精通學問該博等科人臺諫有闕即用節操方正科人之類則委執

政親檢逐簿選名實相稱或舉主多有勞績之人補充仍於本人除官勑告前盡開坐舉主姓名於後或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犯正入己贓舉主減三等科罪若因受賄徇私而舉之罪名重者自從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寛宥雖見爲執政官朝廷所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卽朝廷臨時因事特詔舉官謂若舉知河渠馬牧等處之類不在十科之內者有不如所舉亦同此法所貴人人重愼所舉官皆得人取進止

起請科場劄子元祐元年上

臣伏覩朝廷改科場制度第一場試本經義第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試新科明法除斷案外試論語孝經義奉聖旨令禮部與兩省學士待制御史臺國子監司業集議聞奏臣竊有所見不敢不以聞凡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爲先文學爲後就文學之中又當以經術爲先辭采爲後是故周禮大司徒以六德六行賓興萬民漢以賢良方正孝廉質樸敦厚取士中興以後取士尤爲精愼至於公府掾屬州從事郡國計吏丞史縣功曹鄉嗇夫皆擇賢者爲之苟非其人則爲世所譏貶是以人人思自砥

礪教化興行風俗純厚乃至後世陵夷雖政刑紊於上而節義立於下有以奸回巧僞致富貴者不爲淸議所容此乃德化之本原王者所先務不可忽也熹平中詔引諸生能文賦者待制鴻都門下蔡邕力爭以爲辭賦小才無益於治不如經術自魏晉以降始貴文章而賤經術以詞人爲英俊以儒生爲鄙樸下至隋唐雖設明經進士兩科進士日隆而明經日替矣所以然者有司以帖經墨義試明經專取記誦不詢義理其弊至於離經析注務隱爭難多方以誤之是致舉人自幼至老以夜繼晝腐脣爛舌虛費

勤勞以求應格詰之以聖人之道懵若面牆或不知句讀或音字乖訛乃有司之失非舉人之罪也至於以賦詩論策進士及其末流專用律賦格詩取舍過落猶優劣也擿其落韻失平側偏枯不對蜂腰鶴膝以進退天下士不問其賢不肖雖頑如跖蹻苟程試合格不廢高第行如淵騫程試不合格不免黜落老死衡茅是致舉人專尚辭華不根道德涉獵鈔節懷挾勦剽以取科名詰之以聖人之道未必皆知其中或遊處放蕩容止輕儇言行醜惡靡所不至者不能無之其爲弊亦極矣神宗皇帝深鑒其失於是悉罷

賦詩及經學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乃革歷代之積弊復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已者取異已者黜使聖人坦明之言轉而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而入於異端若已論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弃彼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其急也又黜春秋而進孟子廢六藝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學不勉勵德行此其失也凡謀度國事當守公論不可希時又不可狥俗宜校是非之小大利害之多少使質諸聖人而不謬

酌於人情而皆通稽於上古而克合施之當世而可行然後爲善也今國家大議科場之法欲盡善盡美以臣所見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爲一科立周易尚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爲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注疏講說學士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左氏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並爲諸家孟子止爲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意皆須習孝經論語於家狀前開坐習某經某經又每歲委升朝文官保舉一人不拘見在任不在任是本部非本部各舉所知

若係親戚亦於舉狀內聲說其舉狀稱臣竊見某州某縣人某舊本有某某甲字有何行能臣今保舉堪應經明行修科於後不如所舉臣甘當連坐不辭候奏狀到朝廷下禮部貢院置簿各分逐路抄錄本人姓名注舉主官位姓名於其下仍下本州出給公據付本人收執及令本州亦如貢院置簿抄錄准備開科場日考驗公據其舉狀既上之後若所舉之人犯贓私罪至徒已上情理重及違犯名教候斷訖仍收坐舉主乞奏朝廷取勘施行其人未及第者減五等已及第者減三等坐之一 如舉選人充京官法臣竊料此

法初行其奔競屬請固不能免若朝廷必坐舉主毋有所
赦行三五人後自皆慎擇其人不敢妄舉如此則士之居
鄉居家獨處闇室立身行已不敢不慎惟懼玷缺有聞於
外矣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
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每遇開科場其有舉主者自稱應經
明行修舉仍於所投家狀前開坐舉主官位姓名有司檢
會簿上合同方許收接其無舉主者只稱應鄉貢進士舉
如常法每舉人三人以上自相結爲一保止保委是正身
及是本貫不曾犯眞刑無隱憂匿服此外皆不保其本州

及貢院考試並依舊法差封彌謄錄監門巡捕官程試之日嚴加檢察如舊試經學諸科法各令求已毋得移坐位相從託商量相聚傳義專本懷挾代筆違者扶出第一場先試孝經論語大義五道內孝經一道論語四道先須備載正文次述注疏大意次引諸家異義次以已見評其是非以援據精詳理長文優者爲通其次爲粗援據疏畧理短文拙者爲否三通以上爲合格不合格者先次駮放合格者榜引次場就試如舊試經學諸科法或合格人數太少則委試官臨時短中求長詳酌放過次場試尚書試周

禮試儀禮試禮記試春秋試周易大義各五道令舉人各隨所習經書就試考校過落如孝經論語法次場論二道一道於儒家諸子書內出題一道於歷代正史內出題次場試策三道皆問時務考策之日方依解額及奏名人數定去留編排高下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論理長文優在上其經明行修舉人並於進士前別作一項出榜解發及奏名至御前試時務策一道千字以上封彌官於號上題所明經及舉主人數候考校詳定畢編排之時亦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理長文優者在上文理均

以舉主多者在上其經明行修舉人亦於進士前别作一項編排先放及第其推恩主官比進士特加優異他時選擇清要官館閣臺諫等並須先取經明行修人其舉主姓名當於官告前聲說如此則舉人皆務尊尚經術窮聖人指趣不敢不精旁覽子史不敢不博又不流放入於異端小說講求時務亦不敢不知所得之士既有行義又能明道又能博學又知從政其爲國家之用豈不賢於今日之所取乎所有今來乞復詩賦者皆謂日老舉人止習詩賦不習經義應舉不得故爲此說欲以動揺科場制度爲巳

私便朝廷若不欲棄捐舊人候將來科場進士有特奏名者令試詩賦隨其優劣等第推恩亦無傷也不可以此輕改成法復從弊俗誤惑後生若以爲文章之士國家所不可無即乞許人於試本經合格日投狀乞試雜文於試論次場引試或古詩或律詩或歌行或古賦或頌或銘或贊或四六表啓臨時委試官出題目試某文定篇數字數共須及五百字以上取辭采高者爲合格候得解及奏名及第日編排姓名高下各在經數同等人之上如此則文章之士亦不乏矣至於律令勑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

法一科使爲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鍜鍊文致之事爲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朝廷若不欲廢弃已習之人其明法曾得解者依舊應舉未曾得解者不得更應則收拾無遺矣臣愚所見如此伏乞以臣所奏及禮部等官所議榜國子監門及編下諸州有州學處榜州學門令舉人限一月內投狀指定何法爲善仰本州附遞以聞候到京齊足更委其他執政看詳參酌從長施行取進止

謝免北使朝見日起居狀元祐元年上

右臣伏覩中書省錄黃以今月十一日北使朝見奉聖旨許臣與文彥博免赴起居仍候人使升殿降階訖權歸幕次將欲賜茶即升殿臣以久患脚膝遠行久立實所未堪方欲奏陳伏蒙聖恩差勾當御藥院梁某宣諭令臣於人使見辭日更不赴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三十九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四十

臨汾後學劉組會重鐫

章奏三十八

申明役法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曾上言乞直降勑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令佐揭簿定差蒙朝廷一一如臣所請臣竊聞降勑之初百姓莫不喜悅一兩月兩州縣定差已了別無詞訟人情安帖無何續有僱募不足方行定差指揮人始疑惑既而屢有更張號令

不一又轉運使各以已見欲合本路共爲一法不令州縣各從其宜是致州縣惶惑不知所從或已差役人却放或已放僱人却收或依舊用役錢僱人或不用錢招人充役朝夕不定上下紛紜往往與二月六日勑意相違竊緣臣元初起請及朝廷所降勑節文明言委州縣官看詳依今來指揮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仰具利害擘畫申州州申轉運司轉運司奏聞委執政官再加看詳隨宜修改別作一路一州一縣勑施行務要曲盡其宜豈是當日所言一字不可移易但患轉運司州縣不肯奏陳其臣今欲申明

元初起請內聲說不明不盡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起請雖云依熙寧元年舊法人數定差若舊法人數有於今日不可行者即是妨礙合申乞改更人數或太多或太少惟本州縣知得的確合消數目合酌中立額申乞依數定差朝廷難爲遙度

一臣起請雖云若所差人不願充役任便選雇有行止人自代其雇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之人邀勒被差之人廣求雇直官司亦當裁定不得過自來官中雇錢之數其州縣官員即不得指占所雇之人令被

差之人僱覔

一臣起請雖云見管役人候差到役人各放令逐便者若所僱之人自有田產情願充役者亦自可依舊存留又曹司一役新差之人多不諳熟書算行遣及案下文字未曾交割合留所僱之人給與僱錢令與新差之人同共行遣限半年內交割了畢才放逐便

一臣起請云今日衙前陪備少於曏日不至破家若猶以爲戶力難任卽乞於官戶僧道單丁女戶有屋業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

上者並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放免臣意以
爲十口之家歲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錢十五貫
足供日用二者相須此外有餘者始令出助役錢非
謂止收百石卽令助役也若猶嫌太少及所收掠課
利難知實數卽乞應係第三等以上令出助役錢第
四等以下放免若本州坊場河渡等錢自可支酬衙
前重難分數得足則官戶等更不消出助役錢一從
來諸州招募人役充長名衙前若招募不足方始差
到鄉戶衙前此自是舊法今來別無改更惟是舊日

將坊場河渡折酬長名衙前重難令自出賣今來官
中出賣房場河渡收錢依分數折酬長名衙前重難
只此與舊法有異若鄉户差補已足續有投名者即
先從貧下放鄉户歸農鄉户願投充長名亦聽

一臣起請委逐縣看詳具利害擘畫申州本州類聚擇
其可取者擘畫申轉運司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
其可取者擘畫奏聞朝廷伏緣知逐處民間利害子
細轉運司不如州州不如縣竊慮逐縣逐州有擘畫
得事理切當而本州及轉運司抑遏刪去不以上聞

致勑下之日依舊妨礙施行未得欲乞更降指揮下
州縣如有似此擘畫切當被在上刪去者許逐縣直
申轉運司本州直申奏所貴下情無壅曲盡事宜仍
乞降指揮下詳定役法所只得以諸路州縣申到利
害詳其可否立爲定法其不當職之人爲高奇之論
不切事情者不得施行亦不可將一路一州一縣利
害作海行條貫一詳定役法所奏請行下指揮若有
妨礙難行之事亦乞如臣起請委逐路州縣看詳具
利害擘畫申上隨宜修改

右臣所言若有可取乞遍下諸州縣除此外並依二月六日所降勑命施行取進止

乞罷保甲招置長名弓手劄子元祐元年上

臣竊見府界及三路保甲雖罷團教猶冬教一月於民有損於官無益不若盡罷之便何則比於團教之時民間勞費雖什減六七然猶有三四此所謂於民有損也朝廷每歲遣使按閱所費金帛以百萬計而終無所用之此所謂於官無益也臣以為不若盡罷之便自置保甲以來盜賊倍多所以然者鄉村無賴子弟乍涉城市閱見紛華自恃

身爲保丁坐索本家供給飲博遊蕩習以成性今雖罷團教不肯復歸南畝服田力穡逸欲既深貲用不足既家藏利兵又身挾武藝𧮂是邀結黨友羣行攻刼父兄不能禁州縣不能制此自然之勢也是以數年以來年不甚饑而府界三路盜賊縱横入縣鎮殺官吏若遇蟲蝗水旱大饑之歲將若之何此不可不爲之先慮也以臣愚見莫若盡罷府界及諸路保甲據逐縣主戶數目盜賊多少委提點刑獄相度每若干戶置長名弓手一人與免戶下租稅支移折變及夫役諸般差徭科配一無所預務爲優假使人

歆慕每十人置節級一員五十人置十將一員百人置員寮一員二百人以上置指揮使副指揮使各一員雖不及二百人亦置指揮使副指揮使名目盡管一縣弓手以爲賞功資級其節級始初且令本縣令佐依上下名次或選有部轄者權管候有長行捉殺到強盜一人卽補充正節級替下權管之人自後每捉殺到强盜一人依此遷一級若未有闕且爲守闕不得管人候有闕日補正其累功勞遷至正指揮使滿三年以上又曾捉殺到强盜三人從來不曾犯贓罪者仰本縣官吏結罪保明申州本州官吏結

罪保明申奏乞朝廷與於三班借差內安排若遇有强惡賊人朝廷臨時別立賞格者不在此限如此則保甲中勇健之士見前有出官之望來應募者必多除第一第二等戶物力高强合充重役不得應募外其餘但有本縣有戶籍田產不以等第高下並許投充長名弓手永無解役之期（若第一第二等戶情願以一丁為弓手餘丁充重役者亦聽）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卽委令佐揀試武藝高强者充之如此則本縣勇健者皆充弓手其餘懦弱者雖使之為盜亦無能為患若見充長名弓手人有勇力武藝衰退者許令外人指名

比較若勝於舊者卽令充替如此則不須教閱武藝自然長得精熟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覺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取勘依法施行若應募未滿見今鄉差弓手之數卽且令鄉差弓手相兼祗應候招到長名弓手一人卽替鄉差弓手一人歸農其鄉差弓手願投長名者亦聽若長名弓手及百人以上卽令分一半作兩番二百人以上每百餘人分作一番並年終交替其上番者隨縣尉逐捕盜賊自節級以上各令管所轄之人若所轄之人有小可過犯許一面區分不得過小杖十下若所轄之人敢凌犯本

轄人員者杖一百毆者徒一年雖權管亦同本轄人員若
於所轄人處取受財物並依律科罪犯贓罪杖者若係管
轄權管卽降充長行下名若係正人員卽降一資自後每
捉殺到强盜兩人始當一人罪至徒者不以權正並降充
長行下名自後每捉殺到强盜三人始當一人雖許遷資
並係額外不得管人不得出官若遇下番則不相管轄亦
無階級其下番者自十將以下各隨所居之處與耆長同
覺察本管地分內會爲强盜之人及窩藏之家凡爲强盜
者不肯於本管地分作過須在他處蓋恐累及本地分捕

盜人無所自容故也其本地分捕盜人往往知之莫肯發舉盜既得財分贓則絕迹遠遁其賊發地分捕盜人雖欲擒捕莫知其處官中雖立三限科校終無所益緣此賊發地分捕盜人每有賊發莫肯申舉若變主懦弱則多方抑塞不令聲賊變主強梁則共陪所失之財勸和使休是致羣盜無所忌憚日益昌熾又告捕得賊多被賊人讎報焚燒莊舍屠害老小其賞錢豈宜留滯而往往爲州縣沮難有司靳惜動有經年請領不得使之解體欲乞今後應賊發地分其捕盜人更不立三限科校捕盜官亦不批罰只

以擒賊多少論其功賞若敢抑塞隱蔽從嚴法施行仍每
州各隨大小賊盜多少借官錢數千貫專充告捕賞錢每
獲强盜勘得從來住止窩藏去處候斷遣已了委本州長
吏當日先以官錢支給告捕之人即移牒出賊州縣勾追
住止窩藏地分捕盜人科不覺察罪弓手杖一百耆長杖
八十壯丁笞四十先籍沒賊人及窩藏家財產償所支賞
錢外其不足之數令捕盜人等均灘限一月催足津般赴
給賞州軍補塡官錢若路遠難以津般則各於本州官錢
內關牒折兌其强惡賊人朝廷特以常法外多立賞錢者

自以省錢充不在捕盜人均攤之限如此賊盜則無所容身必思改過自新若果行此法府界三路既免教閱勞費之患無賴子弟又有所歸投得以覊縻諸路正鄉村之名復國家舊制勇健之士前有仕進之望爭討賊立功不待教閱而弓手武藝自然不敢衰退不須點差而鄉兵自足兼有所用人雖衆多而上下有綱紀不敢相侵暴賊發地分捕盜人不知賊處免虛受刑責出賊地分爲累及身不敢蔽匿景跡之人被盜之家無人抑塞有所伸訴賊盜窮窘無所容身稍冀衰息取進止

乞令六曹删減條貫白劄子

勘會近歲法令尤爲繁多凡立法貴其簡要令貴必行則官吏易爲檢詳咸知畏避近據中書門下後省修成尚書六曹條貫共計三千六百九十四冊寺監在外又據編修諸司勑式所申修到勑令格式一千餘卷冊雖有官吏强力勤敏者恐不能遍觀而詳覽況於備記而必行之其間條目苛密抵牾難行者不可勝數昨者條貫初下吏部侍郎左選差注不行者數日不免再有奏陳復依舊法必料諸曹條貫皆有似此拘礙難行者今欲特降指揮下尚書

六曹委長貳郎官同共看詳本曹新舊條貫內有海行已有及全無義理於事無益防禁太繁難爲遵守者盡令删去惟取紀綱大體切近事情朝夕不可無者方始存留作本司條貫限兩月申奏施行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四十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四十一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三十九

乞先行經明行修科劄子元祐元年上

臣先上言乞每歲委陞朝文官保舉一人應經明行修科與進士並置程試一如進士惟於及第後推恩優異以勸勉天下舉人使敦修士行昨已有朝旨來年科場且依舊法施行竊聞近有聖旨其進士經義並兼用注疏及諸家之說或已見仍罷律義先次施行臣竊詳朝廷之意蓋爲

舉人經義文體專習王氏新學為日已久來年科場欲兼取舊學故有此指揮令舉人豫知而習之臣所乞置經明行修科者欲使舉人知向去科場朝廷敦尚行義不專取文學所以美教化厚風俗比於經義文體尤為要切宜使舉人豫知欲乞亦降朝旨先次施行況與進士舊法兩不相妨取進止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准詔書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臣舉通直郎孫準近聞孫準與妻趙氏因爭女使與

妻兄趙元裕相論訴狀內有虛妄事罰銅六斤臣昧於知人所舉有罪理當連坐乞賜責降取進止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第二劄子

臣先舉孫準行義無缺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甘當同罪近聞準與妻家爭訟罰銅六斤臣奏乞連坐責降伏蒙聖慈批還云孫準爲家私小事罰銅安有連罪伏緣臣舉狀稱準行義無缺今準閨門不睦妻妾交爭是行義有缺於臣爲貢舉非其人臣不敢逃刑況臣近奏十科或有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雖見爲執政

朝廷所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臣備位宰相身自立法首先犯之此而不行何以齊衆乞如臣所奏從貢舉非其人律施行所責率厲羣臣審慎所舉取進止

後殿常起居乞拜劄子元祐元年上

臣竊以人臣見君禮無不拜文彥博年齒位望皆逺踰於臣每後殿起居猶須拜伏獨臣一人恩旨不拜忝爲臣子實不自安欲乞今後遇文彥博入朝與之同班不入朝即別爲一班依羣臣例常起居況臣自揣近日筋力微增若得臣男扶掖其常起居四拜殊不爲難伏望聖慈聽許以

存朝廷之禮取進止

辭大禮使劄子差改尋

臣先奉勅差充明堂大禮使伏緣臣自去冬以來脚膝無力拜起艱難至今正月下旬全妨拜起遂請朝假至今首尾八箇月若無人扶掖委實獨自拜起不得每次朝見幸蒙聖恩許男扶掖將來饗明堂在上帝前不可使人扶掖又隨皇帝陟降拜伏必恐未能一一如禮欲望聖慈矜憫別賜差官充大禮使取進止

論監司守貸格任舉主劄子元祐元年上

臣竊見御史韓川上言諸路監司不當拘限資格專任舉
主當令宰相自加選擇竊緣常調之人不可不爲之立資
格以抑躁進塞倖門若果有賢才朝廷自當不次遷擢豈
拘此制凡年高資深之人雖未必盡賢然累任親民歷事
頗多知在下艱難比於元不歷親民便任監司者必小勝
亦朝廷執政止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
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采訪毀
譽則愛憎毀譽情僞萬端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
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中一科公正聰明可備

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者嚴加譴責無所寬宥則今後自然愼擇不敢妄舉矣至如楚潛等雖無聲名安知其無實用俟其到官無狀廢職幷舉主坐之亦未爲晚取進止

薦王大臨劄子元祐元年八月八日上大臨除大學錄已卒

臣竊見鄆州處士王大臨通經術善講說安仁樂義學高鄉曲貧不易志老不變節鄉嘗有詔敦遣固辭不起伏望聖慈召致京師置之學官爲士類矜式取進止

乞官陳洙一子劄子元祐元年上

臣竊以嘉祐中仁宗皇帝未有繼嗣故殿中侍御史陳洙奏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爲後既發奏狀謂家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竄汝輩當爲之備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疾而卒臣時爲諫官親聞見此事竊憐其亡身徇國繼之以死而天下莫之知近見故職方員外郎張術亦以當時乞建儲貳子申伯特補太廟齋郎伏望聖慈依張術例除一子官以旌忠義取進止

辭明堂宿衞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奉聖旨將來明堂特與免侍祠攝事導駕及稱賀陪

位肆赦立班止令宿衛在於人臣恩禮優厚無以復加捐生隕命不足酬報然臣日近患左足掌底腫痛全然履地不得跬步不能行未知痊愈之期所有將來明堂宿衛亦恐祗赴不得伏望聖慈特賜矜免乞恩不已懇懼無地取進止

辭提舉修實錄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奉勑差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錄臣自受命以來以衰羸多病罕曾得到局供職日近又患左足腫痛不能履地日甚一日未得痊愈之期所有修神宗皇帝實錄伏乞別

賜差官提舉取進止

進呈上官均奏乞尚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尚書

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白劄子尋得旨依

今欲應尚書省事舊有條例事其不至大者並委六曹長官一面專決應奏上者奏上應行下者行下其有衝改條貫或應臨時特取旨及事體大非六曹所能專決者即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同商量或送中書取旨或直批判指揮所有都省常程文字並只委左右丞一面批判指揮施行事體稍大及有所疑者方與僕射商量同批判所有諸

色人辭狀只委左右丞一面收接可留即留可退即退若六曹判斷不當及住滯不決即別委不干礙官定奪是非及根究住滯因依若顯有不當及無故住滯其本曹官吏即行按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辦集

乞趂時收糴常平斛斗白劄子 元祐元年上 尋得旨依奏

勘會舊常平倉法以豐歲穀賤傷農故官中比在市添價收糴使蓄積之家無由抑塞農夫須令賤糶凶歲穀貴傷民故官中比在市減價出糶使蓄積之家無由邀勒貧民須令貴糴物價常平公私兩利此乃三代之良法也鄉者

有因州縣闕常平糴本錢雖遇豐歲無錢收糴又有官吏
怠慢厭糴糶之煩雖遇豐歲不肯收糴又有官吏不能察
知在市斛斗實價只信凴行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當
收成之初農夫要錢急糶之時故意小估價例令官中收
糴不得盡入蓄積之家直至過時蓄積之家倉廩盈滿方
始頓添價例中糶入官是以農夫糶穀止得賤價官中糴
穀常用貴價厚利皆歸蓄積之家又有官吏雖欲趂時收
糴而縣申州州申提點刑獄提點刑獄申司農寺取候指
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已是失時穀價倍貴是致州縣常

平倉斛斗有經隔多年在市價例終不及元糴之價出糶不行堆積腐爛者此乃法因人壞非法之不善也熙寧之初執政以舊常平法爲不善更將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戸令出息二分置提舉官以督之豐歲則農夫糶穀十不得四五之價凶年則屠牛賣肉伐桑賣薪以輸錢於官錢貨愈重穀直愈輕朝廷深知其弊故罷提舉官令將累年蓄積錢穀財物盡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施行今歲諸路除有水災州軍外其餘豐熟處多今欲特降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乘有此糴

本之時委豐熟州縣官各體察在市斛斗實價多添錢數廣行收糴如闕少倉敖之處以常平倉錢添蓋仍令少糴麥豆多糴穀米其南方及川界卑濕之地有斛斗難以久貯者即委提點刑獄相度逐州縣合銷數目抛降收糴纔候將來在市物貨價比元糴價稍增即行出糶不得令積壓損壞仍令州縣各勒行人將十年以來在市斛斗價例比較立定貴賤酌中價例然後將逐色價分為三等自幾錢至幾錢為中等價幾錢以上為上等價幾錢以下為下等價令逐處臨時斟酌加減務在合宜既約定三等價仰

自今後州縣每遇豐歲斛斗價賤至下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添錢開場收糴凶年斛斗價貴至上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減錢開場出糶若在市見價只在中等之內即不糴糶更不申取本州及上司指揮免有稽滯失時之患仍委提點刑獄常提舉覺察若州縣斛斗價及下等而不收糴價及上等而不出糶及收貯不如法變轉不以時致有損壞并監官不逐日入場致壅滯糴糶人戶並取勘施行若州縣長吏及監官能用心及時糶糴至得替時酌中價錢與斛斗通行比折與初到任時增剩及十分中一分以

上許批書上曆子候到吏部日與升半年名次及二分以
上許指射家便差遣一次所貴官吏各各用心州縣皆有
儲蓄雖遇荐饑民無菜色又得官中所積之錢稍稍散在
民間可使物貨流通其河北州縣有糴便司斛斗見多沿
邊州縣轉運司見糴軍糧處更不糴常平倉斛斗若今來
指揮內有未盡未便事仰委提點刑獄司逐旋擘畫申奏
施行

乞約束州縣不得抑配青苗錢白劄子 元祐元年上

檢會先朝初散青苗錢本爲利民故當時指揮並取人戶

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爲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勾集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爲請去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較天下莫不欣戴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勑命令給常平錢穀限二月或正月只爲人戶欲借請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爲所給不得輒過此數至於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勑意將謂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廣

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責嚴急一如鄉日置提舉官時今欲續降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戶自執狀結保赴縣乞請常平錢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不得依前勾集抄劄强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如有官吏似此違法騷擾者即時取勘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司安撫司覺察聞奏

乞罷散青苗錢白劄子　元祐元年上得旨依

昨於四月二十六日降指揮令於正月二月支散常平倉錢穀竊慮州縣多不曉朝廷之意將謂却欲廣散青苗錢

多收利息嚴行督責一如未罷提舉官時勘會青苗錢利民甚少害民極多臣民上言前後非一今欲遍行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自今後其常平倉錢穀只令州縣依舊法趂時糴糶其青苗錢更不支俵（音驃散也）所有舊欠二分之息盡皆除放只令提點刑獄契勘逐州縣元支本錢隨見欠多少分作料次令隨稅送納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四十一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四十二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四十

乞合兩省爲一劄子元祐元年與三省同上

臣等聞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況國家設官分職張立治具上下相維修飾明備何所愧於漢唐何必事事循其陳迹而失當今之宜也謹案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已失職矣及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

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爲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不得任中書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於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鄉日所

謂中書者乃中書門下政事堂也唐末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使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與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專主文事參知政事佐之樞密使專掌武事副使佐之自是以來百有餘年官師相承中外安帖百司長官及諸路監司諸州長吏皆得專達或申奏朝廷或止申中書樞密院事大則中書樞密院進呈取旨降勑劄宣命指揮事小則批狀直下本司本路本州本人故文書簡徑事無留滯神宗皇帝以唐自中葉以後官職

繁冗名器紊亂欲革而正之誠爲至當然但當據今日之事實考前世之訛謬刪去重複去其冗長必有此事乃置此官不必一依唐之六典分中書爲三省今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凡內降文書及諸處所上奏狀申狀至門下中書省者大率皆送尚書省尚書省下六曹六曹付諸案勘當檢尋文書會問事節近則寺監遠則州縣一切齊足然後相度事理定奪歸著申尚書省尚書省送中書取旨中書既得旨送門下省覆奏畫可然後翻錄下尚書省尚書省復下六曹方符下諸處以此文字繁冗行遣迂

回近者數月遠者踰年未能結絕或四方急奏待報或吏民辭訟求決皆困於留滯又本置門下省欲以封駁中書省錄黃樞密院錄白恐有未當若令舉職則須日有駁正爭論紛紜執政大臣遂成不協故自置門下省以來駁議甚少又門下不得直取旨行下雖有駁議必須却送中書取旨中書或不捨前見復行改易又內批文字及請處奏請多降付三省同共進呈則門下之官已經商量奏決若復有駁正則為反復近日中書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送門下省然則門下一官殆為虛設徒使吏員倍作文書

繁冗無益於事臣等今衆共商量欲乞依舊令中書門下通同職業以都堂爲政事堂每有政事差除及臺諫官章奏已有聖旨三省同進呈外其餘並令中書門下官同商議簽書施行事大則進呈取旨降勑劄事小則直批狀指揮一如舊日中書門下故事併兩省十二房吏人爲六房同共點檢抄狀行遣文書若有溢員除揀選留住外並特與減三年出職不及三年應出職者與減磨勘年限若政事有差失委給事中封駁差除有不當委中書舍人封還詞頭又兩省諫官皆得論列則號令之出亦不爲不審愼

矣如此則政事歸一吏員不冗文書不繁行遣經直於先帝所建之官並無所變更但於職業微有修改欲令於事務時宜差爲簡便其委曲條目並候得旨允許續議修立取進止

乞令六曹長官專達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等聞王者設官分職居上者所總多故治其大要居下者所分少故治其詳細此理勢之自然紀綱所繇立也是以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凡宰相上則啓沃人主論道經邦中則選用百官

賞功罰罪下則阜安百姓興除利害乃其職也至於簿領之差失期會之稽違獄訟之曲直胥吏之遷補皆郎吏之任非宰相所宜親也故人有言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言詳於近者必畧於遠謹於細者必遺於大也今尚書省事無大小皆決於僕射僕射自朝至暮省覽文書受接辭狀未嘗憩息精力疲弊於米鹽細故其於經國之大體安民之遠猷不暇復精思而熟慮恐非朝廷所以責宰相之事業也竊以六曹長官古之六卿事之小者豈可不令專達臣等商量欲乞今後凡有詔令

降付尚書省者僕射左右丞簽訖官告黃牒之類已簽訖者更不簽分付六曹謄印符下諸司及諸路諸州施行其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尚書省僕射左右丞簽訖亦分付六曹本曹尚書侍郎及本廳郎官次第簽訖委本廳郎官討尋公案會問事節相度理道檢詳條貫下筆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尚書若郎官所判已得允當則侍郎簽過尚書判准應奏上者直奏上應行下者直行下即未得允當者委侍郎尚書改判事之可否皆決於本曹長官其文字分付本廳郎官之時委本曹長官隨事大小鑿限若有稽遲即

行糾劾即委的有事故結絕未得者申長官展吏部尚書如舊日判東西審官院左選侍郎如舊日判流內銓右選侍郎如舊日判三班院戶部長官如舊日三司使刑部長官如舊日判審刑院舊日本司文字並直奏直下今欲令六曹長官准此更不經繇僕射左右丞即改更條法或奏乞特旨謂如刑部刑名疑慮或情理可憫或情重法輕特乞停替編配之類或事體稍大或理有可疑非六曹所能專決者聽詣僕射左右丞咨白或具狀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商議或上殿取旨或頭簽劄子奏聞或入熟狀或直批判指揮其諸色人辭狀並只令經本曹長官陳過尚書侍郎本廳郎官次第簽押判決一如朝廷判下臣民所上文字次第施行若

六曹不爲收接及久不結絕或判斷不當即令經登聞鼓院進狀降下尚書省委僕射左右丞判付本省不干礙官員看詳定奪若本曹顯有不當即行糾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易集取進止

乞令三省諸司無條方用例白劄子元祐元年上

勘會舊例只是前官所行或是或非豈足永爲後法近歲三省及百司多用例破條諸色人亦多於條外攀援體例希求恩澤欲令今後凡有正條者並須依條無條方許用例前例若是所當遵行前例若非即宜釐革只委本省六

曹本司長官相度理道與奪批判所貴向去漸除弊條

乞令監司州縣公舉按所部官吏白劄子 元祐元年上

檢會監司知州通判於本部官吏內有罪惡顯著而有失覺察者並連累責降雖有舊條然未嘗一一行遣又慮一路一州官吏衆多上位覺察不盡又未指定合覺察事件致寬者則一切不問急者則濫及無辜又凡爲監司州縣長吏當進賢退不肖不可但令覺察有罪不令舉薦賢才今欲立舉薦四條一曰仁惠 謂安民利物衆所畏愛非疲軟不立曲取人情者 二曰公直 謂心無適莫事不吐茹非內私外公實佞詐直者 三曰明敏 謂深察情理應機辨事非

飾詐掠美利口矜功者四曰廉謹謂安貧守分動遵法度非詐清勾名偷安避事者按察四條一曰苛酷謂用刑繁苛殘害踰法者二曰狡佞謂傾險巧詐危人自安者三曰昏懦謂不曉物情依阿無守者四曰貪縱謂饕餮無厭任情不法者凡監司州縣於所部之內皆得以此八條舉按官吏其舉薦者於本部官吏之內有仁惠公直明敏廉謹者可舉則舉無有定數縣舉之州州置簿記姓名州舉之監司監司置簿置姓名監司舉之朝廷中書置簿記姓名各隨所舉行能任使以試之果有實効則漸加旌異其按察者監司專按察知州軍通判路分都監以上知州軍通判專按察在州官吏及諸知

縣知縣專按察簿尉及縣界內官吏若有苛酷狡佞昏懦貪縱者縣體量申州州體量申監司監司體量申奏續更體量的確事迹糾發施行若有失察覺別致因事彰露其監司降知州軍知州降通判通判各降一資知縣降監當其餘所部官吏監司知州軍通判皆得按察但不坐失覺察之罪即挾情按察不以公者候勘鞫見實自依常法知縣惟得具事迹申州不得擅勘命官

乞不帖例貸配劄子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日上

勘會守法者有司之職揆道者君相之權伏見從來命官

犯罪大理寺既依法定斷更令刑部檢例或追官或勒停或衝替或差替之類朝廷依而行之謂之特旨凡人之罪犯千端而事體萬計豈可求其此類能得正同又既謂之特旨當臨時斷在朝廷若先令刑部帖例朝廷依此施行乃是輕重之權返在有司也欲令後應命官犯罪大理寺既定斷委刑部看詳內有法重情輕或法輕情重並具狀申中書省更不帖例委中書省官相度情理輕重同共商量除依法外自貸命編配至特放臨時擬定進呈取旨施行其百姓犯大辟罪諸州奏稱刑名疑慮及情理可憫之

狀大理寺依法定斷委刑部看詳委的有疑慮可憫之狀即具狀申門下省更不帖例委門下省官相度事理同共商量臨時擬定或依法或貸命編配進呈取旨施行

再申明役法劄子 元祐元年上

檢會二月六日勑文止是罷免役錢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委令佐揭簿定差尚慮諸路州縣利害各有不同所以下文云委逐縣看詳若有妨礙施行未得即具利害擘畫申州仰本州類聚諸縣所申擇其可取者具利害擘畫申轉運司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

者具利害擘畫奏聞其意欲使本州體量諸縣所申利害之虛實擘畫之是非擇其實而是者條例申轉運司云某縣當如何措置某縣當如何措置其餘已依舊法定差施行轉運司得諸州所申亦如此體量條例申奏蓋欲隨處差役曲盡其宜非謂使逐路共為一法也今訪聞諸路轉運司不遵用熙寧元年以前舊法又不取諸州縣所擘畫各以己意撰成一路役法差官分詣諸州縣名為商量其實諷諭令隨己意却作州縣擘畫立法申奏州縣稍有違異輒加責怒以此多不依應得逐處利便不合民心又諸

路州縣見朝廷置詳定役法所以爲當别撰役法頒下往
往等候下郎定差殊不知看詳役法所專俟諸路州縣具
到利害擘畫郎作一路一州勑行下以此觀望遷延久不
了絶今欲特降指揮下諸州縣除有舊法妨礙難行之事
速具申陳外其餘並依舊法一面定差其看詳役法據逐
處先申到利害擘畫事件如得允當逐旋奏乞令本處依
此施行所貴差之法日近早見結絶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四十二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四十三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賦

交趾獻奇獸賦嘉祐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上

皇帝御天下三十有六載化洽於人德通於神邇無不協遠無不臻粤有交趾來獻麒麟其爲狀也熊頸而鳥噣豨首而牛身犀則無角象而有鱗其力甚武其心則馴蓋遐方異氣之產故圖諜靡得而詢於是降輶車之使發旁縣之民除塗於林嶺之隘引舟於江淮之濆曠時月而涉萬

里然後得入覲于中宸與夫雕題卉服之士南金象齒之珍款紫闥而坌音奔塵也入充彤庭而並陳於是羣公卿士百僚庶尹儼然垂紳薦笏旅進而稱曰陛下功冠邃古化侔儀極恭承神祇嚴奉宗稷純孝烝烝小心翼翼出入起居不忘於訓典進退問旋必咨於軌則體文王之卑服遵大禹之菲食宫室觀臺無雕刻之華輿馬器用無珠玉之飾遊必備於法駕燕不廢於朝夕此皆帝王所不能爲而陛下行之尚不忘於怵惕是以方內乂寧黎民滋殖垂髫之童耳皆習於詩禮戴白之叟目不睹夫金革至於根著浮

流跂行喙息無不翔舞太和涵濡茂澤此殊俗所以響臻靈獸所以來格雖漢室之初黑鷳貢於絕徼周家之隆白雉通於重譯殆不足方也臣等謂宜命協律播之聲歌詔太史編之簡策以發揮不世之鴻休張大無倫之丕績不亦偉乎皇帝乃穆然深思愀然不怡曰吾聞古聖人之治天下也正心以爲本修身以爲基閨門睦而四海率服朝衆和而羣生悅隨故務其近不務其遠急其大不急其微今邦雖康未能復漢唐之宇俗雖阜未能追堯舜之時況物尚疵癘而民猶怨咨朕何敢以未治而忘亂未安而忘

危亨四方之獻當三靈之釐且是獸也生嶺嶠之外出沮澤之湄水草交曰湄得其來吾德不為之大縱其去吾德不為之虧柰何貪其琛贐音進財貨也之美悅其鱗介之奇容其欺紿之語聽其諂諛之辭以惑遠近之望以為蠻夷之嗤不若以迎獸之勞為迎士之用養獸之費為養賢之資使功烈烜赫聲名葳蕤音威蕤草木實垂貌廢耳目一日之玩為子孫萬世之規豈不美歟於是羣臣拜手稽首咸曰此盛德之事臣等愚戇所不及陛下誠有意於此臣等敢不同心竭力對揚而行之皇帝於是御棫樸之篇觀大畜之繇延黃髮

之儒顯巖穴之秀善有可旌無間於幽遠言有可采不棄於微陋位匪德而不升官無能而不授使稷契居左皐夔立右伊吕在前周召侍後相與講經藝之淵源覽皇王之步驟求大化之所未孚訪惠澤之所未究與民之利若瀵音廖治也夫飢渴除民之害若憂夫疾疢賜予簡而功無所遺刑罰清而姦無所漏浮費省而物不屈於求須苛役蠲而農不妨於耘耨使之夏有葛而冬有裘居有倉而行有糗絲纊之饒足以養其老甘脆之餘足以慈其幼地不加廣而百姓足賦不加多而縣官富道塗之人恥爭而喜讓間

閭之俗弃漓而歸厚戶知禮義之方人享期頤之壽然後旃裘之長頓顙而讋服祝髮之渠回面而奔走靡不投利兵而襲冠帶焚僭服而請印綬於是三光澄清萬靈敷佑風雨時若百稼豐茂休氣充塞殊祥輻湊甘露霡霂小雨也於林薄草叢生日薄醴泉觱音必沸於嵌邱銜切寶華莖羅植於堦戺朱草叢生於庭靁鳳凰長離靈鳥名駢枝而結巢黃龍騶虞羣友而爲畜由是觀之則彼裔夷之凡禽瘴海之怪獸皮不足以備車甲肉不足以登俎豆夫又何足以耗水衡之芻而汙百里之囿者哉

稷下賦

齊王樂五帝之遐風嘉三王之茂烈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於是築鉅館臨康衢盛處士之遊壯學者之居美矣哉高門橫閎音亢高大門貌也夏屋長檐罇罍明潔几杖清嚴爾乃雜佩華纓淨冠素履端居危坐規行矩止相與奮髯橫議投袂高談下論孔墨上述羲炎樹同拔異辨是分非榮譽樵株爲之蓊蔚訾毀珵美化爲瑕玼譬若蘭芷蕭沙布濩於雲夢之澨鴻鵠鵾鶬鼓舞於渤澥海之別名之涯於是齊王沛然來遊欣然自喜謂稷下之富盡海內之美慨

乎有自得之志矣祭酒荀卿進而稱曰吾王闢仁義之塗
殖詩書之林安人之慮廣致治之意深然而諸侯未服四
鄰交侵士有行役之怨民有愁痛之音意者臣等道術之
淺薄未足以稱王之用心故也王曰先生之責寡人深矣
願卒聞之對曰臣聞之珷玞亂玉魚目間珠泥沙漲者其
泉慁音混莨莠茂者其穀蕪綱者棄綱而失叙行者多岐而
喪塗今是非一槩邪正同區異端角進大道羇孤何以齊
蹤於夏商繼軫於唐虞誠能撥去浮末敦明本初修先王
之典禮踐大聖之規模德被品物威加海隅忠亞修烈讓

邪放疎行其言不必飽其腹用其道不必暖其膚使臣飯粱藜肥而餐驕君之祿不若荷鉏秉耒而爲堯舜之徒惜夫美食華衣高堂閑室鳳藻鴟義豹文麋質誦無用之言費難得之日民未治不與其憂國將危不知其失臣竊以大王爲徒慕養賢之名而未覩用賢之實也已

靈物賦 元豐元年六月二十七日作

有物於此制之則留縱之則去卷之則小舒之則鉅守之有主用之有度習之有常養之有素譽之不喜毀之不怒誘之不遷脅之不懼吾不知其何物聊志之於玆賦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四十三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四十四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五言古詩

贈邵興宗

窮達有常分得喪難豫言古今浩茫茫倚伏安可原軒裳
彼自榮舉俗同崩奔錙銖校重輕氷火殊涼溫君子固無
愧立身明本根度矩苟不愆寵辱徒喧喧有如清濟流橫
貫長河渾景公馬千駟南面雄東藩陶靑劉舍徒位爲丞
相尊當代非不顯磨滅何足論顏回在陋巷藜藿甘盤飧

原憲結敝衣蓬蒿塞其門當時豈不窮至今榮名存況君齒方壯德業素所敦安知搨翅歸不作凌雲飜要知白首期壯烈施元元爲君畫善策灑掃清前軒長舒四五榻客來輒開樽群愁喜何人稍醒必煩寃拒之亦無佗體中常昏昏

邵興宗南園草盛不翦僕過而愛之爲詩以贈

君家在何許遠與南城鄰車馬不甚繁門前無俗塵有園廢鉏治繞舍皆荊榛入夏益滋蔓鬖鬖音參高沒人豈無舊桃李蕪雜與之均謂言彼草木於我奚疎親於間置取舍

豈得完天真不若任其然同受雨露仁物性且不違人心
何緇磷閉户不迎客箕踞無冠巾苟忘軒冕心何異巢居
民

送文慧師歸眉山應符

至人心如雲去住唯所適飄飄涉四海豈復校喧寂揭音怯
去也來王城遊紅塵瞬晨夕忽思還故峯不可留宿昔離合
皆自然於何寄驩戚從茲坐林下白首傲泉石山鳥集掌
中巴猿侍瓶錫寺前煙蔓深何處求行跡

出都日途中成

賤生習山野愚陋出於骨雖爲冠帶拘性非樊籠物揚鞭出都門曠若解縶紼(亂絲)是時天風惡靈沼波蕩汩龍鬣互騫騰鷗群遠浮沒川原寖疎豁煙火稍蕭瑟草木雖未榮春態先髣髴桑稀林已斜柳弱條可屈蛛絲罥(音絹罣也)晴陽鼠土壅新窟徐驅欵叚馬放轡不呵咄與爾同逍遥紅塵免蓬勃

送崔尉(堯封)之官巢縣

弱歲家淮南常愛風土美悠然送君行思逐高秋起巢湖映微寒照眼正淸泚低昂蹙荷芰明滅縈葭葦銀花鱠肥

魚玉粒炊香米居人自豐樂不與佗鄉比況得良吏來倍
復蒙嘉祉君爲太學生氣格已英偉登科如拾遺舉步欻
音旭暴起也 千里毋嫌位尚微觀政此爲始尊公久場屋上國
困泥滓豈不重相離念子勉爲理當令佳譽新煌煌滿人
耳高堂雖在遠聞之足爲喜何必羞三牲然後稱甘旨

酬宋次道初登朝呈同舍

林葩積浮脆煙霧矜春姿山桂結芳堅氷霰横秋枝夫君
名卿嗣華實雙葳蕤如何仕不偶通籍鬢生絲豈非秋桂
類不足煩嗟咨我今三十餘汨沒無佗奇正恐食浮人敢

言位猶卑同登天子廷自視誠非宜清朝正求治諫路方
坦夷太平可立致此任非君誰

奉同范景仁宋次道太常致齋韓廷評維見過闈人
不時内韓去乃知爲詩謝之

端居太常署寒日淡孤清取酒呼諸友談笑方縱橫韓君
士林秀四海依高名家襲鍾鼎貴身無簪組榮逍遥風塵
外萬物秋毫輕未嘗妄過人所過以爲榮如何枉玉趾及
門失相迎主人豈傲客事有迷誤并追延既不及相視徒
嗟驚威鳳顧修梧不下還孤征景星欻呈彩旋有流雲生

靈物固難覩俗眼真不明投謝有何物珉石從雙瓊

送守哲歸廬山

哲公金陵來神韻自孤秀京華三十春高節愈幽茂烜赫公卿門道路日奔走自非趣尚合一息不相就慷慨賢豪士波溢千金富蔬飯苟有餘秋毫未嘗受顒呶音囂鐃喧譁也不可變堅白如瓊琇居然尚愁寂終厭塵土臭忽思香爐雲薈蔚寇孤岫振衣尋昔遊煙霞宛如舊絡木藤蔓長擭音矍瓜持也石松根瘦瀑泉響夜堅乳管添春竇茅茨蔭方丈宴坐度清晝几席雨奇花階除馴猛獸方知物外樂回視人

寰陋慎勿露聲光愚迷將輻湊

清明後三日同鄰幾景仁次道中道與宗元明秉國如晦公疎飲趙道士東軒以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爲韻得和字

寂寥清明後餘春已無多閑軒富佳致不惜載酒過水木晩尤秀風煙晴更和臨樽不盡醉奈此芳菲何

晉康陳生庸家世以孝悌聞有異木連理生其庭郡欲旌表其門不果王禹玉爲之求詩於朝之士大夫以紀之

靈珠蟠涅沙積水不能掩賢人蓄美德豈必自標檢陳生世同財百口共豐儉遠居嶺海間天質非陶染邦人慕其行鬪辨日衰減祥木并殊柯童童植軒檻或欲揭其門令人識儀範愚公私不然外奬由內歉已能孝悌著黙致神靈感何必賜牛酒然後明褒貶况兹詩詠末瑣瑣事鉛槧才薄不敢辭適能爲汙點

送邵與宗之丹陽

赤日裂后土萬家如烘爐君行何事役似爲貧所驅埃塵稍去眼雲景日蕭疎扁舟乘長風倏忽變三吳六年羇旅

倦一旦誰掃除愼勿忘回首浩蕩江山娛

新遷書齋頗爲淸曠偶書呈全董二秀才并示姪良富

長夏暑候濁雲火高巑岏豈徒肌骨煩木卷川流乾新居得南齋楹檻稍虛寬森羅對草樹曉暮淸陰寒洒掃布几簟氣體粗可安圖書雖非多亦足備覽觀聖賢述事業細大無不完高出萬古表遠窮四海端於中苟得趣自可忘寢餐況今有道世穀祿正可干曷哉二三子及時張羽翰力學致顯位拖玉簪華冠毋爲玩博奕趣取一笑歡壯年

不再來急景如流丸

奉同何濟川迎吏未至秋暑方劇呈同舍

穉金避老火暑勢尤驕盈朱光爍厚地萬葉儁無聲夫子久倦遊得郡爲親榮束裝待騶吏歸期殊未成埃沙寒廣陌蓬藋擁前楹出處兩不愜孤坐心煩縈何時驚飈來掃蕩天地清郊墟草樹疎千騎從雙旌飄飄若神仙皁葢西南征離群詎幾時豈不懷友生有意肯相過不妨巾屨并官舍稍虛涼愧無榖酒迎

晚食菊羮

朝來趨府庭飲啄厭腥羶況臨獻扑喧憒憒成中煩歸來
褫冠帶杖屨行東園菊畦濯新雨綠秀何其繁平時苦目
痾滋味性所便采擷授厨人烹瀹調甘酸毋令薑桂多失
彼眞味完貯之鄱陽甂薦以白木盤餔啜有餘味芬馥逾
秋蘭神明頓颯爽毛髮皆蕭然迺知愜口腹不必矜肥鮮
嘗聞南陽山有菊環淸泉居人飲其流孫息皆華顛嗟予
素荒浪强爲簪綬牽何當葺敝廬脫略區中緣南陽匄丏通
嘉種蒔彼數畝田抱甕親灌漑爛漫供晨餐浩然養恬漠
庶足延頹年

和吳冲卿崇文宿直睹壁上題名見寄并寄邵不疑

冲卿詩序僕與不疑三人同登進士同自太學官入校集賢書又嘗同直一室今不疑謫南方僕佐東平冲卿因宿直觀壁上題名爲詩代書

白袍昔紛紛相與會東堂帝梧碧蕭瑟即碧色也翔集皆鸞凰伊予素空疎濫吹翰墨場不爲羣儁遺出處聯簪裳爾來凡六閏轉轂飛炎凉同歌太學下共醉金馬旁修竹壓牕寒天桃倚戸芳金盤剖盧橘玉壺分蔗漿鶯呼局上急嘲笑杯間狂神情一契會形迹兩俱忘歡餘嘆薄宦離合何能常濡毫紀歳時揮霍素壁光去秋隨相車沿牒來東方

城中未徧辭不疑逐南荒奔波走郊外取别何蒼黃舉觴未及盡亟歸還束裝行行到官下日積簿領忙文書擁筆端胥史森如牆況當三伏深霑汗尤淋浪細蠅繞眉睫驅嚇不可攘涔涔頭目昏始覺冠帶妨誠知才智微吏治非所長懼貽知己羞敢不益自強因思甌閩遠南走侵溟漲炎烝異中縣從古無雪霜終朝坐茅屋鹽茗征行商讙譁費口舌解囊收毫芒不疑性高介此因安可當山川幾千里問訊誰能將冲卿居京邑青雲正騰驤寓直紫臺上風露澄東廂淸夜不成寐緩步聊彷徨拂此壁上塵遠懷同

舍郎英辭欻感發高義紛激昂泠泠宮殿虛諷咏何琅琅
手書成兩通貯之古錦囊一往泉山南一致汶水陽堅重
金璧體光寒矛劍鋩廼知賢儁心淺俗未易量何嘗用榮
枯遽爾分否藏居然激衰薄吏使淸風揚

惜別贈宋復古張景淳

昔別如飛蓬飄蕩隨所適那知十六載卮酒對今夕渺然
思舊遊間不容一息百年詎幾何會合難屢得復古素愷
悌志行重金錫皎如百鍊精不爲燥濕易景淳氣高逸浩
蕩誰與敵下筆驚雷霆龍蛇走屋壁居然器業美但有富

貴逼佗時綰金印羇束愈愁寂須窮今日懽快意浮大白
勿辭簪弁傾頹然倒樽席

初見白髮慨然感懷

萬物壯必老性理之自然我年垂四十安得無華顛所悲
道業寡汨没無佗賢深懼歲月頹宿心空棄捐視此足自
儆拔之迺達天留爲鑑中銘晨夕思乾乾

謝胡文學九齡惠水牛圖二卷

牛生天地間益物用最大其功配坤元象爻易者卦血毛
類上帝肹蠁景福介宗廟及賓客百禮無不在引耒刺中

田粒食烝民賴服箱走四方竭力任重載昔聞戴叟筆圖寫窮纖芥胡君繼其妙差肩立異代公卿仰名聲一觀不可匃如何散賤者遽有雙圖賚所嗟性顓愚雅不曉佳畫有如歌九韶鍾鼓樂聾聵得之乃虛器無異居大蔡神物恐化去立名風兩怪雙圖雖卷還重貺敢不拜

投梅聖俞

聖俞精爲詩堅重比白玉至寶識之希未必諧衆目應辰仰高風跂聳自西蜀平生未相識歉歉不自足薄遊困京師旅食止脫粟得官當入秦行李未結束先求聖俞門執

贊請所欲九衢季冬月風沙正慘黷驫馬憚遠行毛鬣寒瑟縮旅拒不肯前一步九刺蹙飢童袖擁口手足盡皸音軍足病也瘃音祝手足中寒瘡也論詩久未出竊罵怨滿腹歸來面揚揚氣若飫粱肉亹亹數十字疎淡不滿幅自謂獲至珍呼兒謹藏蓄長安十五驛重復問川陸置詩懷袖間勤懃輒披讀高吟桑野闊日暝即投宿自可忘羇愁行瞻灞陵曲

酬胡侍講先生瑗字翼之見寄

后王命天官考績弊羣吏屬曹省閣閱專職米鹽事賤生偶承乏竊祿聊自庇才力困不逮慘慘日憂惴賴依僚友

賢剸裂沛餘地自知雖寄名不足繫軒輕先生喜誘掖貽詩極褒賁誰云歲抄寒面熱汗沾漬非不悅子道駑鈍力難致常恐負吹噓終爲重言累

晩歸書室呈錢君倚

簿領日沇迷事役等胥靡得歸無所爲未免閱書史一種勞精神胸中異憂喜人生無苦樂適意卽爲美迺知抱關人不必羨青紫

偶成

於陵薄三公桔槔親灌園伯成輕南面執耒耕丘樊淵明

耻爲令乞食倚人門賢人樂遂志榮辱安足言鄙哉夸毗
子結駟乘朱軒

同錢君倚過梅聖俞

王畿天下樞簿領日塡積自非奉朝請九衢未嘗識今茲
到東城胥靡蹔逃役近指聖俞居安能不往覿一室靜蕭
然昏碑帖古壁叩階讀新詩迷闇得指擿笑言殊未足黯
然日將夕呼馬涉歸塗燈火已歷歷又知幾何時更有重
來迹

梅聖俞惠詩復以二章爲謝

我得聖俞詩於身亦何有名字託文編他年知不朽
我得聖俞詩於家果何如留爲子孫寶勝有千金銖

和錢君倚藤牀十二韻

嗟予仕京府謀祿非謀身豈徒勞百骸消鑠侵天眞所畏曠官誅敢辭從事勤朝訊獄中囚暮省案前文雖有八尺牀初無偃息痕比歸暫解帶日没軒窻昏援枕未及就撲面愁飛蚊未能習律令何暇闚皇墳夫君天才秀明頴排紏紛右曹況清簡剸裂奚足云未遇且堅卧逢時將致君行當起經濟膏沐醒吾人

旬慮十七韻呈同舍

府官無旬休慮問迺遊息詔書禁從詣還舍始朝食緩帶
對藜羹下筯免促廹門前吏卒散却掃謝來客北軒有藤
牀今晨始拂拭蓬髮亂宜梳霜髭閑可摘開囊曬藥物發
笥出書冊菊畦親灌浸茶器自涓滌於時孟秋末天晴色
紺碧林葉雖未零風聲已淅瀝神明還九藏清氣襲百脉
征夫解甲胄疲馬脫羈靮蟄鳥開樊籠跳魚出鼎鬲形骸
盡我有不復爲物役雖非久安逸幸得少頃適訟庭止敲
扑咫尺異喧寂明朝不能然顧眄愁月夕

夜坐

春陽氣未勝重爲陰所乘涔涔積雨闋慘慘餘寒增流雲欝不開烈風尚憑陵夜闌閉戶牖青暈生昏燈僮僕悉已眠書几久欹凭涉獵閱舊聞蹔使心魂澄有如行役歸丘園恍重登又如遠別離邂逅逢友朋嗟嗟宦遊子何異魚入罾奪其性所樂強以所不能人生本不勞苦被外物繩坐愁清旦出文墨來相仍吏徒分四集僕僕如秋蠅煩中劇沸鼎入骨眞可憎安得插六翮適意高飛騰

二月中旬慮問過景靈宮門始見花卉呈錢君倚

賤生黎府僚勉強踰半歲終非性所好出入意如醉訟庭敲扑喧衆草絕生意不知有青春倏忽已改燧周章連日忙爛漫數宵睡軒窻岌飛舉風雨頗恣睢謂言芳菲物狼籍應掃地今晨呼馬出歷獄問囚繫窈窕清宮深倉琅朱門閉廣殿肅層陰虛庭藹佳氣長楊委嫩綠老栢淨新翠薜荔垂蜿蜒奇石立贔屓音備意壯大貌豁然愁憤開精神四面至事役雖少留馬去尚回睇亦足慰無聊年華不都棄

和始平公夢中有懷歸之念作詩始得兩句而寤因足成一章

元宰撫洪鈞四海可熏灼至人養天眞視此猶摎縛出入金鼓威㾀寱琴罇樂廼知伊呂心未始忘丘壑

和江鄰幾六月十一日省宿書事

長夏金正伏火意尤驕盈夫子寓官舍無術逃煩蒸軒窻豁四開滅去壁上燈紵衣不可親羽扇安能勝濯泉泉已温撫簟簟可憎萬葉悄無風但有飛蚊鳴六腑燥不濡喉舌煙塵生攝衣起徐步四顧天正晴雲漢淺欲涸箕畢徒縱橫忽思終南巔秀出秦雲青上有長松林蔽日深杳冥下有萬仞壑含蓄太古氷安得躡輕屐杖策緣崢嶸挂冠

芙蓉闕結屋高崖稜回視萬鍾祿影撇如飛蠅

和張仲通學士苦暑思長安幕中望終南秋雪呈江鄰幾

秋雲覆秦川小雨野未濕誰言終南頂已有霰雪集返景開新晴孱顏照都邑初疑江海闊遠浪橫風急又疑龍蛻骨逶迤委原隰詞客登高樓四望清興入當時應百篇遺散不復拾今茲官帝城大暑困鬱悒紅塵滿九衢出入冠帶襲家居賓旅來俯僂煩拜揖回思幕中趣引領安可及江翁養文采正如玄豹蟄君往犯其嚴騰起誰敢縶嗟予

素恇怯旁睨毛髮立強復綴此章庶幾勇可習

和張仲通追賦陪資政侍郎吳公臨虛亭燕集寄呈

陝府祖擇之學士

吾家陝之北陝事吾能說孤亭占城隅形勝最殊絕雲消天宇空極目鳥飛滅大河西北來洶湧地脉裂萬里卷流沙長驅走溟碣羣山勢離合披靡隨曲折林薄帶村墟郊原如繡纈祠宮望神禹開田指虞芮高丘相巫咸空巖懷傳說聖賢迹已遠縹渺見風烈吳公昔為守治行瑩氷雪君從豐鎬來華館息塵轍主人喜嘉客置酒升嵽嵲清歡

浩無涯燭至樽未撤誰知捧手辭遽有幽明訣至今猶墮
淚遺愛滿耆耋擇之新下車條教悉施設依然典型在先
後如符節嗟予仕京邑苟祿自羈紲丘壟翳荒松三年灑
掃缺求歸未能得朝莫腸百結得君臨虛詩髣髴見里闕
何時往登臨曠若目去矚蔑通憂來復長吟益使寸心折

次韻和吳冲卿秋意四首

槐花滿庭除籍籍不可掃稍踈召平瓜漸熟王陽棗失時
團扇弃新進袷衣好日暮益愁思寒螿起幽草忽聞秋興
篇嘆賞幾絕倒

二

端居倦煩暑園圃久不窺雨餘秋氣新紅葉生紫梨形骸得蕭散不知環堵卑何能效流俗把酒須菊枝登高巳可醉四野青雲垂

三

縱棹下清溪波靜地仍偏日夕水風涼蕭洒成安眠兀兀但高枕悠悠還進船中流忽驚寤漁父歌扣舷山川非鄉時回首雲霞邊

四

弱植生川澤託根北堂後昔時青春姿扶疎映軒牖風霜日消落憔悴復何有蠹穿枯節斷雨漬虛心朽幸不夭天年猶得勝凡柳

和邵不疑校理蒲州十詩

飲亭 亭有流盃渠

飛蓋名僚集臨流芳宴開縈紆漱文石次第傳清盃廻波亦多意并泛落花來

涌泉石 樞密學士蔣公知府事得片石大如席上有數十竅莫知所施公問石工對曰此蓋涌泉石也乃於飲亭下鑿池爲掐置石其上夏日從旁激水灌之躍高數尺以清暑氣

蒼然片石寒百道飛泉吐高堂忽蕭颯坐失炎蒸苦蛟龍卧欲飛仰噀音巽秋空雨

翠樓

條山翠氣橫隱嶙秋空窄危樓雨初度卷幌延佳色撲撲滿前軒嵐光眞可摘

碧樓

煙瓦疊琉璃危樓半空倚歌鍾奏高宴聲來碧雲裏日暮天四垂顥淡如秋水

靜齋

逸二句　聊窺碧甃缺寒草生歷歷時聞山鳥呼未得全幽
寂

槐軒

逸二字　軒巳幽況復植宮槐簷外陰沉緑南山雨氣來逍
遥不知久驚此黄花開
凉逸一字

逸二句　清風滿四境豈獨華榱下不若楚臺人披襟獨蕭
灑

芙蕖軒

荷花爛熳紅不見方塘水蕉蕘結飛閣苒惹淸香裏露重忽欹側翩然翠禽起

惜花亭

春意復蹉跎園林日愁寂枝邊綠陰重砌下紅英積茲亭花最繁飄零尤可惜

竹軒

茂密正當軒㪷埀欲侵案風枝忽交戛月影爭凌亂誠嘉君子心匪直林亭玩

和昌言官舍十題

石榴花

靈根逐漢臣遠自河源至流離徧中壤今兹盡苗裔畏日
助殷紅涷雨滌濃翠宜攜避暑客花下橫縱醉

薏苡

佳實產南州流傳却山瘴如何馬伏波坐取丘山謗夫君
道義白復爲神明相屬氣與流言安能逞無狀

石蘭

楚人歌紫蘭華禁無傳久循名意兹是誰得名真否天憐
菊性孤秀發秋風後固令芳物生聊作黃花友

萱草

葉濯宿露翠花迎朝日黃昔誰封殖此儼列侍高堂達士
隱於吏孰爲行與藏逍遙玩永日自無憂可忘

蜀葵

白若繒初斷紅如顏欲酡坐疑仙駕嚴幢節紛駢羅物性
有常妍人情輕所多菖蒲儻日秀棄擲不吾過

畦蔬

隙土惜荒棄剪治成春畦講雩時澤洽葵荏高參差釃渠
若貫脉疏塍如畫棊爲吾謝來客桔槔毋語機

水紅

蓼想水鄉遊階庭植龍古菀如江外行高帆落寒浦煙枝靜疎秀風穗閑低舉於今看未好漠漠宜秋雨

甘菊

野菊細瑣物籬間私自全徒因氣味殊不爲庖人捐采升白玉堂薦以黄金盤願若南陽守永扶君子年

蘭

賢者非無心園夫自臨課蓺植日繁滋芬芳時入座青葱春茹擢皎絜秋英墮正苦郢中人邈唱高難和

病竹

園竹久不治蕪沒真可弔豈無枯槁容蕭疎自殊調至人
愛高節命斧除蔾藋何用報至恩清陰與長嘯

謝與宗惠草蟲扇

吳僧畫團扇點綴成微蟲秋毫宛皆具獨竊天地功細者
及蛛蝥音茅蝥蛛也大者纔阜螽枯枝擁寒蜩黃葉粘飛蜂翾
然得生意上下相追從徒觀飛動姿莫睹筆墨蹤兒曹取
眞物細校無不同恐其遂躍去亟取藏箱中乃知藝無小
意精神可通不與誤圖蠅能惑紫髯翁子猷狀蟬雀藏寶

傳江東不知古何如此畫今爲雄人墓木巳拱其徒頗能工舊法存百一要足超凡庸友人幸爲賜物薄意何隆玩之不替手愛重心無窮常如對君子穆穆來淸風

齊山詩呈王學士 哲字徵之

江上有奇山群峯矗如翦昔聞齊刺史置酒升絶巘其人有惠政嘉名自玆遠君來踵其迹詞牒日淸簡驪駒時入谷勝地窮搜選問俗復懷人非徒事遊衍

吹簫

古人吹簫者以和虞韶聲後世不復貴給喪仍賣餳

和始平公見寄

轡來從後車雍容鎮藩垣政成簿書簡終日侍清樽今茲備言職不得登朱門違離詎幾時風色變寒温忽聆吉甫什穆如承話言安得六翮生隨意遠飛翻垂耳倦新羈蹀足思華軒諒無伯樂顧疲勞安敢論

又和并寄楊樂道

聖主樂忠諫曲從如轉圜玉色粹陽春至仁生自然所慙群臣愚無以稱開延賤生何爲者側足靑規前頑石不可練安能補高天狂簡昧大體所依官長賢有如驂之靳左

右隨周旋庶幾助山甫袞職無尤愆緬思老成人阻親函
丈筵豈不寸心勞動爲纏綿牽何當執壽卮蹌起得差肩
相顧藐無期瞻望徒悁悁

早春戲作呈范景仁

閏餘春意早卉木先有思嚶嚶群鳥翔東西各求類伊予
忝諫垣動息抱憂悸袞職曠不補言責眞可畏况復禁過
從陋巷若囚繫茅茨疵風雨偏隘無餘地時於壞垣隙歷
歷生新薺君侯乃比鄰跬步難自致常思去歲初西軒習
歌吹座客皆故人歡笑無拘忌平生不喜酒是日成爛醉

豈言長揖歸見會難再値東風忽復來時華一何駛駛音事
叢竹固無恙夭桃作花未朝廷正清明詎肯容竊位何當
遂廢放歡飲還自恣

夏夜

溽暑鬱不開矗矗雲萬疊長風卷地來涷雨不濡葉雖無
潤物功凉冷得所愜須臾號怒息清月照壁頰小冠簪短
髮衣裾輕獵獵欹傾依曲几暫爾蘇疲苶苶音聶疲貌坐久不思
眠草間微露浥

種竹

種竹南牆陰竹生皆北嚮苟非陽在北竹性安可强乃知
就陽意草木皆有情園葵最柔弱獨取傾心名

秋懷呈范景仁二首

草木正蕃蕪孰知天地秋况兹宿雨餘景氣益和柔消搖
愧簪紱夢想懷林丘兹志久未果素髮今已稠仰視白日
光浩蕩浮雲流安得黃鵠羽陵風千里遊

二

疇昔共登仕爾來三十秋常睎縣繩直竊耻鴟夷宗蹄涔
學鉅海螘垤依崇丘行之不自疑親寡憎怨稠於今不亟

去淪胥恐同流努力買良田遠追沮溺遊

贈道士陳景元酒

籬根委餘菊堦角擁殘葉清言久不挹何以慰疲苶朋樽涵太和高興雅所愜誰云居室遠風味自可接

范景仁召飲東園呈陳彥升宋自道李才元蘇子容

去冬辱嘉招寒風方贔贔今秋侍高宴晴日正澄麗雖無花蘤音委華榮也繁且有丘樊思雖無山泉樂暫違塵土氣僕休散城邑馬縱脫羈韁讙呼笑言適散誕冠帶棄殊勝禁掖嚴進止有常地

虞帝

虞帝老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至德遠無象異端紛紛起意疑大聖人姦憸亦如已乃知中下士何由逃謗毀

聶著作三舅謫官長沙作耐辱亭書來索詩

少連善降志無恤能忍詬茲亭名耐辱締構自吾舅樽前湘水清席下湘山秀於焉忘榮枯終日醉醇酎攻愁若攻敵避喧如避寇困久理須通非徒保無咎

走索

伎兒欲誇衆喜占衢路交繫組不厭長縛竿不厭高空中紛往來巧捷如飛猱音鐃却行欠虧寸倒絓連秋毫參差有萬一虀粉安可逃錢刀不盈掬身世輕鴻毛徒貲旁觀好曹偶相稱褒豈知從事者處之危且勞

邵不疑廳薜荔及竹

修竹非俗物薜荔亦嘉草樹之君子庭人來見逾好侵堦鶴脛細緣壁龍鱗老紛披兩疎翠烟色宜秋早主人日封植清風庶長保

和公達過潘樓觀七夕市

織女雖七襄不能成報章無巧可乞汝世人空自狂帝城秋色新市市翠帟張僞物踰百種爛漫侵數坊誰家油壁車金碧照面光土偶長尺餘買之珠一囊安知杼軸勞何物爲蠶桑紛華不足悅浮侈眞可傷

酬江鄰幾問不飲栽菊 鄰幾詩曰君實不飲酒庭下多栽菊不知黃花開柰此杯中綠凌晨烟露滋後日風霜促欲表君苦心宜種子猷竹

黃菊本天物先隨元化生酒醴迺人功後因儀狄成酒客强親菊菊酒初無情種之荒階側何嘗妨獨醒修竹氣蕭灑自合生君庭

次韻和邵不疑假書江鄰幾知方酣寢爲詩通意

江翁順天和心迹兩夷簡雖如邊韶寢且異宰予懶平居無時閑經史自課限高歌慕翰林鳴琴寫中散倏然物外人强爲章綬綰官舍苦秋霖瞬息聊休眼勤勩音異勞也已有餘宴安可愧赧借書誰敢驚欹枕尚未暖不疑神驥才垂耳困皁棧碌碌隨吾儕拜揖把手版毋嫌朱墨倦騰舉已爲晩愼勿思山林山林付愚孱

司馬文正公集卷四十四終